

行走黄河源



左上图:黄河源头。
上图:黄河源碑。 王伟摄
左图:5月25日拍摄的黄河源区鄂陵湖。

下图:5月25日,一只藏野驴在黄河源区活动。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



王伟

草原的风
草原的雨
草原的羊群
草原的花
草原的水
草原的姑娘
.....

你把歌声献给雪山
养育你的雪山
你把美丽献给草原
养育你的草原
我几乎是在《卓玛》的单曲循环中,走遍了黄河源头。

行走黄河源,身心感受都是非常特别的。无论天地,还是天地之间的生灵。

2020年8月1日下午2点,我第二次到达青海果洛州的玛多县。看蓝天白云,天气大好,我决定放弃休整,立即出发,进黄河源。那里的天气瞬息万变,6月份第一次来时,正赶上一场雪。花未开,鸟未归,冰未化,风又大,拍摄难以完成。

下午3点,藏族朋友才让备好干粮和一暖瓶奶茶,会合出发。从玛多县城到黄河源头280公里左右,一般都是多车结伴而行,单车前往的不多。我才让确认,他说没问题,那就出发。

玛多到鄂陵湖这条路,叫“察木兰”,本来是一条小路,也是盐路。清末至民国的部落时期,每年的春夏之交,色达人马队长痕、鸵铃阵阵,前往哈姜盐池运盐。布久红柯部落的头人米玛才仁担任盐务局局长,为运盐才修筑了“察木兰”盐道的雏形。现在,这条路很快被拓宽成崭新的柏油路,直通措日尕则顶峰的牛头碑。

一路上,我问了才让很多问题,他的汉语很好,对黄河源头故事了如指掌。

玛多,藏语意为“黄河源头”,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,地处青海省南部。但现在的黄河源头却已经属于玉树州的曲麻莱县,据说是行政区划调整,将黄河源头所在的大片地盘划给了玉树州。

进入黄河源景区大门,就是“卫兰哇麻”,即进藏古道。这条路经星宿海,越过巴颜喀拉山,过曲麻莱到拉萨,是一条捷径。

去往源头的路上,路况越来越好,但对于我这个老“越野”来说,小

一路上,我们行进在海拔4300~4600米之间,地形起伏不大,相对平坦,有少量山地,大多是平坦地、沙漠地、沼泽地。沿途水面挺多,最大的是“鄂陵湖-扎陵湖”姊妹湖。

鄂陵湖,藏语“青蓝色长湖”,水面浩瀚无际。站在湖边,恍惚觉得眼前是大海,山峦合围着她蝴蝶形的身姿。这个季节,几百种鸟类盘旋飞舞,此起彼伏。

沿着鄂陵湖边前行,有两条路,一条通往约古宗列曲源头的曲麻莱县麻多乡,一条通向措日尕则山脚下的迎亲滩。

唐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,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迎亲滩相会。

“十五年,妻以宗女文成公主,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,筑馆河源王之国。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,见道宗,执婿礼恭甚,见中国服饰之美,缩缩愧沮(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一百四十一)。”

带着对“柏海”的种种想象,我走上了大唐帝国和吐蕃王朝的这条“和亲之路”。深蓝色的鄂陵湖,倒映蓝天白云,变幻无穷。

过迎亲滩,沿着“之”字形的砾石路,才让开到海拔4610米的山顶,那里伫立着河源牛头碑。汉白玉基座上,黑色铜铸的牛头碑,粗犷有力,矗立苍穹。牛是黄河源的神,守护脚下的万物生灵。

蓝天白云,万里晴好。站在牛头碑前,眺望鄂陵湖-扎陵湖,真实又虚幻。

一路行走在黄河岸边,见过镇河铁犀,见过开元铁牛,眼前的牛头碑,既是历史的见证者,又是黄河精神的象征物。

这里野生动物、鸟类非常多,野花散落在山坡下和水边。其中,牦牛最常见,其次是野驴野马。鹰的“待遇”似乎最高,一路上设置了很多一人多高的桩子,当地人称“老鹰窝”,专门给老鹰栖息,我看至少有几百个。

我们正聊得海阔天空,才让突然停下车,手指车窗外,让我看。原来离我们几百米外,有野马在分娩。几匹野马在旁边站岗放哨,一匹小野马围在母亲旁边。因为不能走近惊扰它们,我用长焦镜头拍摄,远处还有一匹野马在分娩,一家守护在侧。

去往源头的路上,路况越来越好,但对于我这个老“越野”来说,小

菜一碟。只是有几处冲垮路段,要从河里涉水闯过,车有四驱完全没问题。一路上有些小块水面,星宿海的水面多,星罗棋布。经过麻多乡时,天已经黑了,人烟稀少。我们每见一个当地老乡,都要问一声,确认一下走得对不对。

我一点也听不懂他们的藏语,幸亏有才让他熟练地和当地居民沟通。天黑会给人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感,因为看不清周围都是什么。我们一路看着导航,向着黄河源头最近的帐篷客栈行进。客栈老板是藏族人,发来定位,告诉我们客栈的特征。即使这样,我们还是走了过几公里,又折回来,晚上10点才到达目的地。

客栈很简陋,由3个帐篷组成,最大的帐篷供客人使用。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黄河源头湿地,脚踩上去软软的。走进帐篷,中间是一个大的藏式火炉,周围一圈单人床。客栈老板为我们准备了简单的晚餐——土豆和牦牛肉,用一次性方便面纸桶盛好,又煮了一壶奶茶放在帐篷中间的火炉上。7个小时的路程,真是饿了,一口气就吃光了。

吃完饭,我们走出帐篷,踩着软软的草地,周围万籁俱静,天地的颜色跟我走过的其他地方完全不同,仿佛天地一体,又似天地混沌。满天的云彩仿佛一个大帐篷,把我们罩在中间。虽说是8月盛夏季节,但源头的夜晚特别清凉,甚至有些冷。我们在外边待了不久,就回帐篷睡觉。

夜里,我听到帐篷外有动物的声音、风的声音、火炉的声音,甚至听到了动物身体摩擦帐篷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帐篷外边是不是有狼,也可能是客栈老板的藏獒。一个人出门是不敢的,我躺在床上想象着黄河源头的种种。

黄河的每一段,都有独特的景致,历代留下的诗词歌赋更是不计其数。但描写黄河源头的却很少见,唐宋诗人群星灿烂,却没有能力到达河源;明清时人有能力到达,却少有伟大的诗人。

目之所及,第一位写河源的,是明代僧人宗泐。他奉使西域求遗经,途经河源地区,写下《望河源》:

积雪覆崇冈,冬夏常一色。
群峰让独雄,神君所栖宅。
传闻蜥谷草,造律谐金石。
草木尚不生,竹芦疑非的。

汉使穷河源,要领殊未得。
遂令西戎子,千古笑中国。
老客此经过,望之长太息。
立马北风寒,回首孤云白。

睡觉前,我和才让约定第二天早上4点起床,我们想在源头感受日出。

走出帐篷,天还没亮。天色比起昨晚清透了许多,浓郁混沌的天地,开始上升和下降,有点盘古开天的感觉。天还是很凉的,我们收拾好行装,出发上路。走了十几分钟,路过一个湖面,透过湖面看到的天色很特别,我停下来走到湖边,开始拍摄。天空中的亮色,逐渐替换那些深色部分,在水面中形成倒影,刚刚露出头的水草,打破了构图的对称。

时间有限,不能在这个角度看日出,我们直奔黄河源头。咨询过黄河源头的值班人员,我们沿着崎岖的车辙行驶,没有路,走着走着,抬眼看见了山坡上“约古宗列”几个大字。

约古宗列,意为“炒青稞的锅”。就是在这个“锅”沿上,母亲河硬生生地“长”了出来。远处的雅拉达泽山,白雪皑皑,显得特别突兀,和四面绿色的草山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约古宗列山地上散落着好多小花,遥看一片,近看点点。

终于到达黄河源头。

才让说,源头的清泉一年四季,从不停歇。泉眼被长方形的小栅栏围起,系着不少白色哈达,泉水清冽。面对泉眼,伫立许久,再蹲下来,捧起泉水,一口一口喝下。国家科考队认定的地理标志,就在旁边。河水流经之处,野花点点,水草丰美。

一个伟大的生命诞生,往往是默默无闻的,根本无须天有异象。

万里黄河的源头,就是雅拉达泽山坡切沟里汨汨而出的一个小小泉眼。它极不起眼,却让每一个前来的旅行者满心敬畏。

这股从草间慢慢溢出的清泉,一路上不断汇集,成为涓涓细流,再成为一条溪水,穿过约古宗列盆地,穿行在星罗棋布的海子、草甸、河流间,经过扎陵湖、鄂陵湖,一条大河的气象,慢慢呈现。

巴颜喀拉山和约古宗列盆地,就是这条河的父亲和母亲。

拜过那个汨汨而出的泉眼,在黄河源碑前,我仰天长叹,怆然泪下。

皮曙初

青龙巷,巷如其名,逶迤曲折,几经弯转,宛若游龙,巷道青石犹在,一端连着粮道街,一端通向民主路,虽全长不到500米,巷宽不过两米,却是老武昌城里颇负盛名的古街之一。在这里,你还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看到黄鹤楼不一样的姿态。

新中国成立前,粮道街西为盲端(死胡同),青龙巷是通往司门口,渡江赴汉口的必经之路,巷中茶馆、银楼、纸扎坊、玻璃铺密布,盛极一时。而最让老武汉人津津乐道的,则是老字号“老谦记”。1918年,冯谦伯在青龙巷创立“老谦记”牛肉豆丝店,以精选好料、独特工艺,制作牛肉汤、牛肉炒豆丝等美食,色味俱佳,食客盈门。

豆丝是一种以绿豆、大米等为原料,研磨成浆、摊皮切丝制作而成的风味小吃,是武汉人情有独钟的特色美食之一。如今,“老谦记”在距此仅数百米的户部巷里再次红火。户部巷在武汉可谓家喻户晓,是著名的小吃一条街,也是外地人来武汉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而紧邻其侧的青龙巷,曾经声名赫赫,而今却归于沉寂:狭窄的巷道,老旧的楼房,一间挨着一间的小店,行人却显得寥寥……

临近黄昏,巷道中间的三岔路口摆出许多桌椅板凳,夜市大排档即将开始,热闹劲才算光临。

青龙巷的房子大多老旧。靠近粮道街北巷口有一栋两层的小楼,白墙红瓦,一条狭长的入户通道昏暗幽深,两位老人借着侧门透射的微弱亮光正在下象棋。步入其中,顿生一丝追寻过往的情愫。住户说,这房子有上百年历史了吧,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大户居住,新中国成立后分给了六户人家,每家居住面积都很小。眼下他们就要搬迁出去,已经打包做好准备,住了几十年,很是不舍。

靠近民主路一端,街巷建筑更显古朴、曲折而幽深。其间有家旧书店最为引人注目。单层瓦屋,红漆木门,门上方及两侧分别有以隶书、楷书、行书书写的“泉之旧书社”牌匾,给古巷陡增了文气。

店内则显得拥挤,甚至可以说杂乱,书架排布很密,中间留下仅容一人转身的通道,各色旧书从地板一直码到房梁,高处还摆有一些装裱的字画。

书的种类很多,从《今古传奇》《故事会》之类杂志,到古今小说、中外名著,从红楼学刊到中医国学,从马列原著到历史文献……简直包罗万象。每本书的后面,都用铅笔标了一个售卖价格,从四五元到一二十元不等,比如一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《李大钊传》,原价0.78元,铅笔标注的卖价是8元。

一边是热闹繁忙的小吃街,一边是喧嚣沸腾的大排档。闹市之中,一间透着浓郁书卷气息的旧书店匿身其间,这本身就是件颇有趣味色彩的趣事。在当下纸书受众减少、传统书店日益艰难的时代背景之下,旧书店如何生存更是令人好奇。

到今年3月28日,泉之旧书社在青龙巷已经整整15年。书店老板名叫马成勇,来自鄂西恩施大山深处。他清楚地记得,2006年3月28日,他和妻子拖回八只实木书架,租下青龙巷最小的门脸,开始了旧书营生。开店第一天,营业额73块钱。接过第一笔书款,妻子有点不知所措,感觉“完全不好意思”。就这样,一家“夫妻旧书店”在青龙巷扎下了根。

老马高中毕业进城,在餐馆打工,做过厨师。业余时间,他喜欢

看书,打工的餐馆就在青龙巷口,门前是个旧书市场,有很多旧书摊,他经常去逛,打工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拿来买书了。后来索性也跟着做起了书摊生意。“既能挣钱,又有免费的书看,当时就认定这是件好事。”

青龙巷至民主路路口,历史上就曾充满书卷气息。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书局、文具铺、裱画铺甚多,其中旧书店就有四五家,有些专售中医典籍、经史子集之类的木刻版旧书,名气很大。有史料记载,郭沫若、郁达夫等曾光临此地,寻访孤本秘籍。

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,书的市场很好,许多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做起旧书生意,这一带书摊剧增,人气渐旺,成了远近闻名的旧书集散地。老马也成了众多“书贩子”中的一员。

在城里闯荡多年,老马结婚生子。恰在此时,旧书市场在市容市貌整治和纸书市场萎缩的声浪中烟消云散,“书贩子”们纷纷转行。马成勇也考虑过转行,然而,思来想去,夫妻俩还是觉得既然爱书,何不自己开一家书店,把“书贩子”的职业做大。

“书贩子”更像是家乡大山里撑船的船夫,抑或是小溪间的小石桥、小木桥,大山的自然哲理让我坚强,书籍带我走进一个不被外界打扰的世界。”

于是他们就租下了青龙巷48号。几年之后,又将隔壁一间较大的店子盘下,扩大了门面,取名“泉之”。老马说,因为他是喝山泉水长大的,泉水清澈甘甜,那是海的源头,就像知识海洋里的书籍,一点一滴汇聚,方显海阔天高,博大宽广。“泉之”自然而然,朴素是她的外表,也是书店的本质,其间还透着一股淡淡的乡愁。

老马的旧书越收越多,最早的脸已经变成仓库,“顶天立地”全是书籍。书店生意越来越难做,“泉之”也不例外。到店里来光顾的人很少,大多是50岁以上的人,偶尔也有学生来逛逛。大家都在网上、在手机上看书,老马深知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势。所以,他也在转型,靠卖收藏版旧书、字画来维持。他还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了网店,生意还不错。

“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我们就很满足。”夫妻俩异口同声。

他们的儿子也和书店一同成长。“既然书籍是我的伙伴,我也要让书籍成为孩子的伙伴。”谈到儿子,老马脸上洋溢着自豪,“孩子16岁了,即将成人,书陪着他成长,我自认为是一种幸运。虽然开一间书店的收入远不如开一家餐馆,但是留给孩子更多、更丰富。”

“书店倒闭的事屡见不鲜,泉之旧书社之所以坚强撑过来,与爱书喜书有关,与妻志同道合有关,与购书之读者有关……”马成勇在朋友圈里写道,“当明天的春光越过黄鹤楼的金顶,照耀在泉之旧书社白屋顶上,‘泉之’将更加坚定地走向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周岁,那时成熟的‘泉之’会走得更远!”

在青龙巷里找一处角度,或者透过楼房的窗户,即可眺望蛇山,山顶之上黄鹤楼傲然而立。

远处的名楼,近处的老街,旧房与现代建筑,密如蛛网的电线与高高矗立的塔吊,晾晒在头顶的衣服鞋帽与低头专注看手机的行人……这是一幅令人心生恍惚的图景,新与旧的交错,人文与烟火的交织,古老与现代的交汇,色彩与沧桑的交融,或许,这才是是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生命真谛。

老马说,旧书的魅力,除了本身知识点的存在,还在于经历了时间的沉淀,能够唤起曾经的记忆,更能因记忆而生出一种时光的温馨。

老街旧巷之于一座现代化的都市,不也正是如此!

下图:马成勇和他的泉之旧书社。 本报记者皮曙初摄

